

世界文學短篇名著
德國小說名著

蘇德曼

華蘇曼

霍曾特曼

席拉

施篤謨

托馬斯曼

啟明書局

引言

文學反映社會的意識形態，它只有時代的區分，卻不受國界的限制。所以近世各國表現國民性的國民文學，早已突破國界，一變而為具有國際性的世界文學了。我們中國因為僻處遠東，受着地理環境的限制，就很難與世界文壇相接觸；加以我國語言和歐美的相去懸殊，遂譯起來倍覺困難，因此外國文學的介紹工作，也還是近二十年來才開始的。

當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譯歐美小說的時候，國人的腦海中，除了唐宋八大家之外，簡直沒有別的世界文豪。然而林先生所介紹的作品，都在外國二三流的水準上，況且他自己不懂原文，經過旁人的口述而轉到他的筆下，其正確性自然不言而喻了。直到周樹人周作人先生以直譯的方法介紹『域外小說』，這才找到了真確的途徑。從此以後，由於個人的和團體的努力，世界名著源源輸入中國，於是我們在世界文壇上，也漸漸地登堂入室了。自然這中間也有不少粗製濫造和硬譯死譯的現象，可是翻譯的作品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確實盡過偉大的作用，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試問今日文壇上有成就的作家，誰個不是受了外國名家的影響的呢？

我們所惋惜的，是中國從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以來，很少做過有系統的工作。從事於介紹的人，往往憑着個人的偏愛，隨便把外國的名著搬進來，有的甚至標榜着某種主義，大吹大擂的替自己宣傳，結果在文壇上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糾紛，到末了也祇留下幾個主義的空洞的名詞，而始終不能造成一種實際的運動，或是產生真正名副其實的偉大的作品。例如中國雖然有人提倡過浪漫

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未來主義，頹廢主義等等，但是每種主義在國外的代表作品，卻畢竟難以一一拿得出來。便是最風行的作家，像托爾斯泰，高爾基，易卜生和羅曼羅蘭等，在國內也還找不出他們的全集啦。

講到短篇和中篇的世界名著，已經譯成國語的確實不在少數了。但是大部份散見於雜誌報章，很少加以有系統的整理，有的經過長久的時間，沒有能够出版單行本，往往就那樣默默無聞地湮沒了。自然，也有許多出了單行本，關於某個作家的，或是某個國度的，但從來沒有就世界文學的觀點，加以一次大規模的編纂，以便利讀者作綜合的研究。我們根據編印中國新文學叢刊的經驗，覺得上述的缺點是應當迅速予以補救的，而且補救所得的效果，一定有很大代價。

這裏，我們所收羅的有一百五十餘位作家，代表三十五個國度。就縱的方面說，從文藝復興起，一直選到了最近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就橫的方面說，凡是每一個文藝思潮的主要作家，每一個有文字的民族或國家，這裏都收入了他們的代表作。在編輯的過程中，我們的確遇着了不少困難，因為我們不僅要選出代表作家，而且要選出代表作品，我們不僅要訂作家的小史，而且還要從數種中譯文中辨出最可靠最雅達的一種。現在，我們也許可以不客氣的說：它是世界名著的總匯，它是珍貴佳作的寶庫，它是中國目前文學青年的豐富文糧。當然，我們決不想在這裏做廣告，事實勝于雄辯，願聰明的讀者自己來體會吧。

最後，我們對於每一位譯者，以及所選雜誌或單行本的編者與出版者，均一概謹致熱烈的謝忱。

目次

快樂的人們·····	(一)	蘇德曼原著·····	周維棣譯
獸·····	(六)	華蘇曼原著·····	葉靈鳳譯
聰邊·····	(九)	霍爾茶孟原著·····	段白純譯
衣櫥·····	(一三)	托馬斯曼原著·····	段白純譯
管柵門的第爾·····	(二二)	霍普特曼原著·····	毛秋白譯
杏革莉笳·····	(四九)	施篤謨原著·····	毛秋白譯
俏皮姑娘·····	(六七)	海才原著·····	毛秋白譯
不得已的犯人·····	(五八)	席拉原著·····	劉思訓譯

快樂的人們

蘇德曼原著 周維棣譯

蘇德曼小傳

蘇德曼 (Hermann Sudermann)，生於一八五七年，死於一九二八年，他的父親，是一個釀酒工人。他自己受過大學教育，畢業後做了幾年教師和記者。到三十歲時，才以著作家聞名於世。他和霍華特曼，並稱為現代劇壇的兩大明星，又是著名的鄉土藝術家。他的短篇小說，也有特殊的風俗。

聖誕節樹笨重地彎向前面。靠牆的一邊已經是高不可攀了，所以沒有裝飾得同前面重的一邊一樣多，使樹保持平衡。

爸爸看出了這個，責罵道：『如果媽媽看見那個樣子，不知她要怎麼說呢！你知道的，勃列傑姐，媽媽是不喜歡草率的。如果樹倒翻了，你想我們多不體面！』

勃列傑姐面漲得通紅。她再爬上梯子去，竭力伸長她底手臂，將她所能收集到的東西都掛上另一邊。那裏剩的已經差不多了。但這時候天黑了……

於是現在得將燈點起。

『現在我們可以仔細看看禮物了，』爸爸說。『媽媽的盤子是那個！』

勃列傑姐把它指給他看。

這次他滿足了。『這是一樣好東西，你在它上面放了這許多糖菓 (Marzipan)』他說。『你知道的，她老喜歡分送些東西的。』於是他考察考察放在盤子旁邊的這把擦得亮光光的保險鎖，摸摸種在盆子裏的，在聖誕桌邊遮蓋住媽媽底座位的棕櫚樹底硬葉子。

『你將她底花瓶子畫好沒有？』

勃列傑姐點點頭。

『這是單爲裝玫瑰花畫的，顏色是燒製的，無論怎麼樣的天氣都可以擺。』

『孩子們爲了媽媽總算盡量做了。你將她送來的禮物擺了沒有？』

她的確擺了。給夫利茲的是一頂漁網一把十葉刀，還有一隻高高的玩具船，船頭飾物是一個金黃頭髮的仙女。

『這個人魚會給人一種感動吧，』爸爸說，笑了。

另外還有些東西是勃列傑姐心裏明白的。她把她底堅實的小手伸在一直蓋過她底平坦的小胸脯的前褂下面，顛着足前後跳着。

『我爽性將這秘密宣布了吧，』他說。『媽媽給你也有些東西呵。』

爸爸是豎起耳朵聽。『什麼東西？』他問，看看靠桌子的他底座位上面，那裏除了勃列傑姐的奇巧的製作品以外，再沒有別的可以注意的。

勃列傑姐跑到鋼琴旁邊，在下面拖出一隻有紙包裹着的箱子來，約摸有二呎高，從它的大小看來，像是非常輕的。

當紙包已經褪下了，現出一個木籠子，裏面停着一匹剝製成的鳥，光彩奪目。它底毛羽看去好像把天底蔚藍色和太陽底金黃色一齊都吸收來了。

『一個轉動的玩意兒呵，』爸爸叫道，拍着手，而且有點像高興得闔不攏嘴來。『她竟給我這個稀有的動物標本麼？』

『是的，』勃列傑姐說，『這是去年秋天在畫眉鳥踏籠裏發見的。管理人爲我保存到現在。而且因爲它是如此美麗，一個人一定要說它是天堂鳥之一類，所以媽媽送給你的。』

爸爸摸摸她底秀美的頭髮她又一次臉紅了。

『那麼現在我們可以叫孩子們來了。』他說。

『讓我先把前褂脫去。』她叫道，拔去扣針，將這件醜陋的黑東西丟在從前放鳥籠的鋼琴下面。

『你做的很不錯。』爸爸說。『媽媽不喜歡暗黑的顏色的。她底一切東西都是鮮明的愉快的。』

現在准孩子們進來了。

他們小心地捧着他們底字體秀麗的聖誕詩篇，身子戰兢兢地挨着門柱子。

『進來吧，你們要高高興興地。』爸爸說。『你們以爲你們底頭今天要拉去麼？』

於是他將他們一起夾在手臂底下，略夾緊了點，因而亞塔爾底詩篇當中撕開了。

這是一種不幸，要曉得。但爸爸安慰這孩子，說這是他底過錯，該由他負責的。

勃盧格曼，這個瘦長的家庭教師，現在也探頭進來了。著着最莊嚴的外套，憂鬱地像弔喪一樣地點點頭。

屏聲息氣地。

『是——是——是——』

『你這樣淒悲地嘆什麼氣，你這株垂頭喪氣的老柳樹！』爸爸說，笑着。『在這裏都是快樂的人們。可不是麼，勃列傑，姐。』

『自然是這樣的。』小姑娘說。『這裏呢，博士，是你底聖誕盤。』

她領他到他底座位，那裏有一隻小小的皮錢袋從糕餅下面謙虛地露出。

『這是媽媽送給你的禮物。』她接着，遞給他一本長形的黑面子的書。『這本書便是「到平和的三條路，」你常常稱讚得很利害的。』

這個學者藏着一包傷心的眼淚，可把這本小小的袖珍書又斜睨了一次。這個代表到平和的第四條路，

因爲他還有舊日的啤酒債沒有還。

僕人們現在也招待進來了。第一個進來的是女管家潘阿根夫人，她在她彎折的斑斕的手裏捧着一個小花盆，裏面種着亞爾帕紫羅蘭的。

『這是送給媽媽的，』她對勃列傑姐說，勃列傑姐接過盆子，領她到她自己的座位上。那裏有許多好東西，就中有一件她希望了好久的棕色的絨線發汗衫，因爲在廚房裏東風常常要從隙縫吹進來的。

潘阿根夫人看見發汗衫和勃盧格曼看見錢袋一樣的快。所以當勃列傑姐說：『那是，當然是媽媽送的，』這個老婦人一點也不奇怪。因爲在她服務十五年的裏面，她已經發見了最好的東西一定是媽媽送的。

這兩個孩子這時候，很想把他們的心靜下來，背誦詩篇。他們靠近爸爸站着。

他和財產稽查員忙着，有一會兒不注意他們，旋即他發覺自己失察了，從他們手裏敗過紙頭，笑着，埋怨着自己的疏忽。夫利茲裝着正當的姿勢，爸爸也同樣地，但當後者看見詩的標題：『在聖誕節獻給他的親愛的雙親』時，他轉了念頭，說：『這個且等到我們和媽媽見面的時候再說吧。』

於是孩子們可以到他們底座位上去了。而當最初他們底高興還在靜默裏表現的時候，爸爸就追了上去，搖搖他們，說：『你們高興麼，你們這班小流氓。倘你們不高興，媽媽將以爲怎樣的了。』

這末一來，才破了從前約束他們的法術。夫利茲放好他底網，亞塔爾發見他底軍艦上還有一隻槳蓬船的時候，他感到不可限量的富有，得意得不禁脫口狂呼。

但這是人心的當然。他們剛發見自己底富有，又去希冀不是屬於他們的東西了。

亞塔爾發見放在媽媽底盤子和自己底盤子中間的那把亮光的寶鎖了。這個還是給他還是給媽媽的，彷彿是不確定的。他立刻明白這一定不是給他的；在另一方面，他可不能想像這把鎖她有什用途。而且這鎖是摹倣某種模型造成的，他又注意到了一個人自己極願意做機器師，也是未始沒有的。

現在，夫利茲也想發表一點精關的意見。他想這是一把複式的查勃氏鎖（Chubblock）。那自然是完全

不對的。但夫利茲有時也會亂說的。

然那或許是無庸懷疑的，這把鎖是這些東西裏面頂好的一樣。一個人把鑰匙放在裏面轉過來的時候，它發出一種輕軟的遲緩的回音，像有一個豎琴家底精靈躲在它底鋼身子裏面一般。

但爸爸走來，把他們底歡喜結果了。

『你們想什麼，你們這班小光棍！』他帶着嬉罵的口吻說。『你們聖誕節沒有送東西給可憐的媽媽，倒想她這點子東西了。』

這麼一來，他們非常羞慚了。於是亞塔爾說他們自然也有些東西送媽媽的，不過擺在廳上，等他們要去看她的時候，立刻會拿來的。

『省些吧，』爸爸說，『不要以為她的地方是如此貧乏的。』

他們跑出去，帶着他們底禮物跑了回來。

夫利茲雕了一個花盆架。這是六個部分構成，用鳩尾樁巧妙地湊合攏來的。但和亞塔爾底氣窗一比，這個便不算什麼。亞塔爾底氣窗是用馬鬃毛織成的。

爸爸得意了。『現在我們可以用不着怕出醜了，』他說。於是，他也對他們解明了鎖底機械組織，而且告訴他們，它底目的是在將親愛的媽媽底花保護得更妥當一點。因為最近她喜歡的幾朵玫瑰被竊了，而可以猜想的唯一的原因是有人有一個通用鑰匙。

『那末，現在我們畢竟可以到她那裏去了，』他臨末說。『我們使她等了好久了。我們可以和她在一處快活了，因為快活是樁大事，據媽媽說……拿鑰匙給我們吧，勃列傑姐，把大門和祈禱所都開開來。』

於是勃列傑姐拿鑰匙去開大門和祈禱所。

獸

華蘇曼原著 葉靈鳳譯

華蘇曼小傳

華蘇曼 (Jakob Wassermann) 生於一八七三年，亦屬德國新寫實主義作家。他的前期作品頗不足觀，但後期作品頗有意識法度，敘述得既冷靜，又有倫序。其始信奉俄國杜斯退益夫斯基，後來轉而效法德國克萊斯特。自卡斯帕豪則 (Kaspar Hauser) 獻世後，他的聲名大著，其最佳短篇集，則推他的黃金鑑 (Goldener Spiegel)，發表於一九一一年。

在日爾曼中部以前的一個都會中，市民至今回想起來都害怕的大工人騷動，應着革命運動的甦醒而爆發了。成千罷工的工人嘯聚在一處，在那個迷霧的二月清晨，聚集起來列隊向內城熱鬧的街市走去。無聊終日的流氓，平素向來是不問事的，這時也聯合在他們一處，於是分佈着的警察勢力立時便不再足以制止示威的羣衆。商店櫥窗陳列前面的鐵柵都拉下來了；咖啡店和餐館也恐慌倉卒的下了鎖；住宅的門都門上了，當野蠻的喊聲和漸近的羣衆呼嘯漸漸的聽得見以後，詫異和驚駭的面孔便開始在窗上探了出來。這正好像無阻擋的狂流一般的破壞了他們的路；於是石頭便向門和窗戶上打去。這裏和那裏，不時有一聲槍聲聽見。警察方面見着自己防禦的勢力減低，便準備着用刺刀和警棍來抵抗暴徒。喧擾和怨憤，都隨着每一分過去的時間在增長。呼喊和口號愈喊愈覺可怕。光的手臂和猙獰的示威的手臂都伸了出來；眼中燃燒着暴怒和報復的憤恨。婦人唆使着男人；破衣服的孩子使空中充滿了刺耳的尖厲的呼聲；這時，祇要有一些微的挑撥，或者祇要一句不中聽的言語，殘殺和劫奪便會不可避免的繼之而來。

在這時刻，在羣衆最活動的前鋒剛才達到的一所公共的廣場中，有一輛龐大的像運傢具樣的貨車經過，由於牠的兩旁不是壁板而是活動的懸着的棕色帆布，分明示着這正是不久之前還統治這國家的皇族

的武裝車。這可惡的標識的發現，將羣衆的怒氣激成了狂憤。一瞬之間車子就被圍着了；警察想驅破這人體結成的圈兒的努力完全是徒然。御車的人拾起雙馬，兩匹馬因了突然的勒動，便猛烈的掙着。一個人從滑板上跳上車子的後部，從肩上解下來福槍就扳機扭。這是動手攻擊的暗號。一記很準確的拳頭將他打了下來；三四十隻手臂便向這繡着紋章的制服伸去。車夫的暴怒，威嚇的手勢始終沒有人去注意；他向羣衆喊的一句話也消沒在喧噪中，伸出的掩蓋的帆布便成條的從架子上墜了下來。但是帆布剛才墜下，於是一切，就是他們中最勇敢的人，也立刻爲極端的恐怖所怔住。呼嘯，狂喊和叫號，像受了命令一般的消滅，那些親眼看見車上情形的人，爲他們的恐怖所懾伏，靜默了後面湧來的羣衆，這些人，睜着他驚嚇的鈍滯的目光望着他們前面人的頸部。僅隱約的知道是有了什麼凶惡的事。

車上載的是皇家動物園的一匹非洲的獅子。因了餵養牠的鉅大的耗費，同時也因了有些對於廢帝的這樣玩物的反對，新政府便決定將這獸賣給外國去。於是這樣，就在這天早晨，這獅子便被送到火車站轉運到牠新的歸宿地去。

帆布從架上滑下了之後，獅子便立了起來望着這幾千的羣衆，用着一種威懾的尊嚴，望得這般的沉定，一直到人羣中不再有一點聲音，一絲呼吸也不可見。在牠閃爍的目光中正反映着一幅異邦世界的圖畫。但是這外面世界的性質是怎樣，是一個堅冷得像石頭一樣的世界，是一個沒有天也沒有地的世界，是那種神祕的聲音和難堪的氣味的世界。牠，在情感上僅有牠統御者原來的天性的牠，向來不知道失望和憂患，可曾從這失望和憂患中迸發的野蠻的情感上得到一點啓示。牠可真的見着了那些在牠面前不安的醜惡的臉，還是牠所看見的僅是一部份細節的印象：緊咬的牙齒，歪曲的頭額，突出的顴骨，日光中猛烈的憤怒，復仇女神的無靈魂的視線，憔悴的陰慘的嗤笑。

但是那些外面的人，差不多以一種宗教上的敬畏，感到了一些他一點也不知道的事。在他們住的滋養他們罪惡的污穢的洞中，那裏躺着他們的病人，他們的孩子也生在那裏，他們也在那裏對於加諸他們的注

定的不公平作着陰沉的思索。在他們所有的行程和旅途中，在他們一切的夢境和貧弱的想像上，他們從來不會有過足以使他們知道他們以外的世界的景象，那大自然的偉大和能力。一種不可抵抗的恐怖把握了他們陰鬱籠罩的靈魂，他們戰慄着，他們的筋肉冷癱了，他們低下頭垂下他們的眼睛；他們緊結的陣線破裂了，這裏那裏都有了裂口。

這便使得警察們能拘禁了幾個有危險性的魁首，而這一次的反抗於是也就在蓓蕾中暫時被摘去了。

霍爾茶孟小傳

霍爾茶孟 (Wilhelm Holzner)，生於一八七〇年，死於一九〇七年，年僅三十七歲，是德國早死文人之一。他是心理學派的文人，短篇小說很好。可惜傷感的調子太濃厚，但是也不是爲病的。

二十五年以來，姑母愛瑪莉都是坐在上面牕邊的綠色的街鏡的後面的，她把那白布牕簾挪開一點，去觀察那在街上的一切人生。

在三十年以前，她搬到此處來的，這個房子有三間房間，一間廚房，和一間小室，地窖的一部份，和一小段花園，這是她從前，同姑母瑪麗共同租來的。開始是姑母瑪麗佔有這牕邊的位置，——在那裏總有一個簾子，常常是挪開一點的，因爲姑母瑪麗不能每一次用她那關節痛的手，去把那簾子挪開，若是下面街上，對她有奇希和重要的人走過去，或者是一件不許她失去的將要完結了的事變的話。在從前這個街鏡就買來了，牠現在把已經三十年的街上的生活，又依然一上一下地，在牠的明亮的玻片中出現了，——但是同時牠的明亮，恰恰沒有增加起來。姑母愛瑪莉也沒有去妨害牠，然而牠現在漸漸地模糊起來，要變成瞎子了。因爲從前和現在不一樣，她很少向着鏡中去看，自己卻情願去看人物和事故。當姑母瑪麗死時，她已經是搬到這所住宅五年以後了，在那時，她，姑母愛瑪莉，就取得牕邊那個位置，在那裏編織襪子，腕套，帽套，和白色的牀上被單，——現在已經是二十五年之久了，——並且去處理整個家族的暖和的棉織物，教這聾子老處女去做廚房的工作，讓她的生命在其中消磨過去，好像恰恰是她願意的一樣，所以泰然視之。她知道——像這樣高聲

和動作，恰恰也是要如此的，因為這是依然要歸於平靜的，——譬如剛纔是這樣如死一般的沈寂，然而總又要變成活潑流利的，如像過了白晝，就要昏暗的，過了黑夜，就要明亮的，又像若是春天到時，樹木是要綠的，到了夏天就要開花，在秋天就要結果，而到了冬天就變成光禿與灰色了。雖是變化得這樣厲害，然而永遠是和從前一樣的，——雖然一切也和從前一樣，但是在其中是有變化的。青年來了，是要變成老年的，老年去了，青年接着就要來的。這永遠是停留在同樣的道路上，——這不過是變了一點顏色和容貌——眼睛變了一點，鼻子變了一點，而名稱——這永遠是沒有變更的。

她現在是老了，是六十五歲的年紀了，面上堆滿了縐紋，唇上也在起縐摺，她的手是枯槁而瘦小，而她的眼睛也變成昏濁了。現在走起路來，踞着，站着，與乎操作，都不如從前那樣輕快了，——一切都用着呻吟，嘆息，艱難去處理，——並且有些事簡直是完全不行了。僅僅那編物和用針來做的玩具，還是這樣輕便敏捷，和從前一樣，——她自己還能在她的午後打瞌蟲中去編織，在她依然真正醒來時，又馬上聽見針響了。僅僅那匣子內的黑林地方的老婦人（指座鐘，）同她停留在房內，——當她每天停止一些時候的工作，去睡午覺時，那嗎，那黑林地方的老婦人，用着一種根本的休息的方法去補償牠年年不停息的工作的勤勞，一直到牠依然拭去了塵埃，新塗上油爲止。姑母愛瑪莉，一天一天地都用着一刻鐘的工夫去整理牠。

姑母愛瑪莉，並不是永遠都是這樣沈靜安詳過的，也不是永遠就是用『姑母』二字稱呼過她的。十五歲，十六歲，十七歲，她也曾經有過一次，——在那時她是新鮮，活潑，輕快，——當她早晨起牀時也在歌唱，晚上去睡覺時也在歌唱，——就是坐了一天，也從沒有清靜過的，此外她的辯才，也從不需要有人去幫助她。於是她就變成十八歲，十九歲，二十歲，——在那時她非常愛跳舞，祇要那裏有一個人人在拉四絃琴，或者在拉一個擦琴，或者在奏那單絃樂器，若是同時還有一個淘氣的頑童在那裏的話，她就拉着他的膀臂，往復迴旋地轉動起來。在她看來，在那些年紀當中的人，雖是最美麗呢，誰是最強壯呢，那一個是最活潑和最愛跳舞的呢，這些簡直一個也不合她的意。她從前好像一個人家可以吃得的蘋果一樣，好像一個熟得撩人眼目的桃子一

樣，又好像一朵被晨露浸潤，從葆蕾中開放出來的玫瑰一樣。一兩年後——在那時她二十五歲了，如像一個熟得要從枝上落下來，的蘋果一樣了，如像一個期待有人來採摘的桃子一樣了，又好像一朵滿開的玫瑰，是這樣華麗和香馥，簡直變成花園中的女王了。

她從前真像一個女王——完全是祕密和緘默地，完全幸福地在黃金的夢境中。整個的愛情，是在花開的途上，和如月光般明亮的道中，在靜寂的牆籬後面的角上和蔭影中，她常常是和人家胸挨着胸，手握着手。她有時在歌唱，這表示是一種嘆息——她有時在嘆息，這表示是一種歌唱。這好像是一種幸福，又是一種痛苦，是一種在幸福中的痛苦，又是一種在痛苦中的幸福——這樣的寶貴——如五月的花朵，和夏天的鳥唱一樣。又好像是一種期待，忍耐，渴慕，欺騙一樣——是這樣寶貴，在那危險之中，是這樣危險，在那寶貴之中。春天把愛情喚醒過來，在夏天開花，在秋天睡去，而結果是死在冬天了，那愛情死了，而是葬在一個少年的心中去了的。這樣她就變成二十八歲，二十九歲，三十歲，三十五歲——在那時她就變成『姑母』愛瑪莉了。——在一切人的口中，都同樣稱呼她為姑母，（譯者按：德人稱呼一般中年婦人，每每稱為姑母。）——她同她的姐姐，就租下這所小小的住宅，三間房間，一間廚房，和一間小房間，一部分地窖，一小段花園——她的姐姐瑪麗，在牕邊坐了五年之久，而她呢，已經在那裏坐了二十五年之久了。——在那牕下的人生，一上一下地走牠的同樣的道路，——她是變成年老，蒼白，灰色，有縐紋和沈默了。她專心去編織襪子，和溫暖的腕套，頭套，以及白色的牀上被單，和各種花樣的編物。

她對於人生簡直熟悉極了，知道在街上和城中的人生，是如何新陳代謝的，——但是她以後常常又看見和聽見了。在午後五點鐘的時候，在那裏她特別去注視街上。有一次遲了一兩分鐘，直到她聽着那所期望的腳步聲，就去打開牕門，從上面去看着街上，——結果『他』是來了，在那時她差不多臉有一點紅，並且去把牕子關上，在牕簾後面去看，好像他在下面走過去了一樣。他鬚白了，髮蒼了，他戴着一頂大帽子，現在快要成灰綠色，然而從前是黑過來的，他穿着一件大的禮服，已經變成油光，像她牕外的鏡子一樣了。在那裏，他走

起來是變成疲勞，困難，蒼老，而灰白了，僅僅他的衣服，還是像年青時一樣，依然在石頭上拖來拖去。是的，還要更困難了。她看着他，——但是也不笑了，也不哭了，也不嘆息了，——一切在她那裏，都歸於平靜了。

有一天在五點鐘的時候，——他沒有來，六點鐘了，她還無益地看着街上，——再有半個鐘頭的時候，那大鐘響起來，是這樣淒涼的音調了，在第二天五六點鐘的時候，他還是沒有來，第三天再去一次，她還是和平常一樣，但是世界就變成兩樣了。甚麼是要來的，已經不再來了，甚麼是要去的，已經不再去了。這好像在生命之中，在下面塵世之中，缺少一點甚麼一樣。

她做了一個花園，這是用鬱金香，飛燕草，堇花，紫丁香，紫羅蘭，和玉簪花而集成的。是用她的花園中的一切花兒做成功的。——她是十分知道的，爲甚麼她覺得世界是變得這樣的不同了。

然後他來了，——和以前不是一樣了，——在那黑漆的車中，那十字架上，掛着她的花園，——旗幟隨着他，還有許多人，男人，是他從前的學生，在男人之中，有的是有炭色的鬚鬚和頭髮，有的是青年和小孩，他們靜靜地走着，都是很嚴肅的樣子，這裏那裏，都看見男人的眼中，是含着眼淚的。——他在他們的面前，從黑漆棺材擡出來，這棺材的十字架上，就是掛着她的花園的。

他們把小學教師邁斯特葬埋了，——喬治·克理斯托夫·邁斯特——用着一切他所得來的光榮。姑母愛瑪莉，站在牕邊看着他的屍身，她悲傷，——她的悲傷是一個夢。她遠遠地看在田野中的一條道路，——並且有開着花的樹木，——和路邊的花，——他採摘一朵，一朵藍色的稻花，把她插在她的胸襟上。——她把她的頭放在她的兩手之間，並且壓碎她耳邊的鬢髮，去接吻她，接吻她。而她也去還吻他……應當要互相提攜的，這兩位……

在那時，墳園中的喪鐘響起來了，——現在牧師在讀他的祭文了，——當他們把那棺材卸下來時。明天，一切的人生依然如其他的日子一樣，走着牠的路。僅僅姑母愛瑪莉缺少了他。——雖然這樣久遠使她掛念，但是她應當在這上面去習慣，並且她將來也是要這樣的喲。

衣櫥

托馬斯曼原著 段白蕓譯

托馬斯曼小傳

托馬斯·曼(Thomas Mann)生於一八七五年，是德國現代新寫實派大家。他的敘述，自然，婉轉而又合於文藝法則，布局最爲精到。初期作品有模倣法國莫泊桑之處，一九〇一年發表長篇小說布登卜魯克(Buddenbrooks)而獲名，但最得意的著作是他的宮庭小說國王陛下，發表於一九一三年。

當從柏林到羅馬的快車，開進一個不大不小的車站時，已經是有點昏暗而帶涼意了。在一個頭等的車箱內，那寬的絲絨靠背椅子上，蓋有一個繡花氈子的一位單身旅客，他從那上面翻身起來：這是亞爾伯拉西·郭南，他是醒來了。他感覺他的口中，是淡而無味的樣子，並且他的身體，因爲這個原故，所以也起着不大舒服的感覺，經過了很久的平靜後，那旋轉的輪子的音節的變啞，把寂寞產生出來了，因此外邊的音響，如呼喊聲和火車頭的鳴鳴之聲，更特別顯露得清楚。——這種情形，好像是一個吃醉了而變成昏迷一樣，我們的神經，忽然失了作用，而被這種音節吸收去了；所以現在極端感覺紛擾和無聊。若是我們從那昏昏的旅行睡覺醒來時，更其覺得是這樣的了。

亞爾伯拉西·郭南伸了一個懶腰，走到窗邊，並且把玻璃窗放下。他沿着列車望去。那郵車上面，有許多人在那裏拿着包裹，裝進去，卸下來，忙碌地工作。從火車頭那裏，發出更多的聲響來。不住地打着噴嚏，而且有一點狂暴的樣子，然後就沉默了，並且平靜地停住了；但是僅僅像一匹馬般地停立在那裏，那戰慄的蹄兒，不住地蹣跚起來，兩耳在動，熱望地在等着那移動的信號。一位大而且胖的婦人，穿着一件長長的雨衣，困難地緩步着，她焦眉愁臉地，提着一個好像有百磅重般的旅行箱子，這是一進一退地撞着她的膝頭，不斷地在車子